

曝书亭集

第二函
五六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五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輶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旣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黃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

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
公崧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
粵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駿駿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
倡爲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
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旣歷卿寺
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矯詩則力追正
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
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
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
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
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
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

尚書公又尋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
不請之在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
之不同流俗也已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
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
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
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
日公旣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
感公有知已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
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
燎規有汚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

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
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
君子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
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
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
不具焉其子詩吟咏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
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
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帷其
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
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
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
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棟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已出未有不流爲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已出者與先生

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翹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
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
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
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
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
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沒
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
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
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
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鬻堂才彥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

阮大鋮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
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
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
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某刊其詩文
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予
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
同不數年而大鋮秉政欲盡殺異已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
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
爲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
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
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
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東劉
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
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
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
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
音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
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
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
也者發乎聲成乎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
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
異則埙篪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

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謳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硯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鼙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

樂云爾

高奇文指掌錄

高舍人詩序

詩之爲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言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
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
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
爲歌咏無趨數教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
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
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
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
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
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

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爲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潔紓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茭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子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

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
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
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
詞十闋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
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
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
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峰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若舍名之曰
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
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
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

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覩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既不得見即後予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漶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為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泝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茲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鄙會

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嫵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義之洽子珣珉珣子弘曇首珉子謐義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

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爲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
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
瓢酒榼肆志娛衍與海內名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
東籬小山無怍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
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
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
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
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
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
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
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
爲公重至緜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

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跡跋藝苑塲歟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